

# 经济人类学

(修订版)

陈庆德 潘春梅 郑宇 著



# 经济人类学（修订版）

---

陈庆德 潘春梅 郑宇 著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崔继新

封面设计:王芳芳

版式设计:程凤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人类学(修订版)/陈庆德、潘春梅、郑宇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

ISBN 978-7-01-010469-0

I. ①经… II. ①陈…②潘…③郑… III. ①经济人类学 IV. ①F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4241 号

### 经济人类学(修订版)

JINGJI RENLEIXUE XIUDINGBAN

陈庆德 潘春梅 郑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25

字数:428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0469-0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民族经济研究丛书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211”工程3期研究项目

## 序 言

现代社会是一个所谓新学科不断涌现的时代,而我总是认为,从学科的意义讲,一个学科要得以确立,仅凭个案的描述甚或仅限于研究领域中对个别问题的讨论,是远为不足的。能够称之为“学”,最基本的前提是必须明确该学科的理论基点,拥有一个起码的理论分析体系和研究范畴。正是基于这一信念的基础与对现实状况的参照,使我有胆量在 2000 年下笔写出《经济人类学》。尽管它也满足了能够称之为“学”的一些基本条件,但是应该承认它确属草创。因此,当此书有再版机会时,改写成为势所必然。

经济人类学的再版,缘于 2009 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诸葛蔚东的一面之交。这一深切的缘分,让我不禁想起 1991 年,我带着我走上学术之路的第一部书稿《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开发概论》到北京民族出版社总编室,人们让我到汉文编辑室,王寅生主任接待了我。我向他叙述了我对中国民族经济研究状况的看法与本书的主要观点与结构,他当即就表示即便没有“资助”,他们也出版此书。数年后,当我再度进京并顺便到民族出版社领取稿费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责任编辑周凤荣女士,但是,王寅生主任已经退休离任,竟突生失之交臂之遗憾。在我人生的旅途中,给予我许多启迪、帮助和支撑的恩师、学长和挚友,相识的起点大多如此。诸如《哲学研究》和《民族研究》的老编辑刘奔和修世华,中国旅游出版社的张润生、人民出版社的郇中建和崔继新、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吴垠……这些深埋于我心中的友人是难以在此一一列出的,只能留下无限的遗憾。在这些平凡的交往形式下,少了那些自我利益诉求的考量,也少了交易基点上的算计成分,而总是展现出某种职业的精神、信念的力量乃至那种融于血液的社会责任感。因此,这种深切的缘分,总是给予我深及于心的暖意,带来了我永远抹不去的追忆,也促生了我由衷的敬佩之情。

正是这种敬佩之情,激发我对原来的《经济人类学》进行大幅度的改

写。我的两个博士,潘春梅和郑宇全面地参与了再版的改写。除了大量的技术性工作外,潘春梅与我合作改写了第一章并增补了第十章和第十三章,郑宇与我合作改写了第二章和第七章,并在此过程中展现了他们一定的研究潜质和才华。对我而言,改写是补漏查缺的一个完善过程,也浸透着自我反思与学科瞻望的期许。然而,如果年轻的学子能够在此改写的过程中,获取到一个更为宽广的理论视野,淬炼出对学科系统的整体性把握能力;激发起自己的学术敏锐性和研究潜质,从而向更高的学术平台攀登,这就是改写更重要的意义所在。愿经济人类学能够在中国拓展出具有讨论性、富于启迪性的理论生存空间。

陈庆德辛卯年初春于昆明龙泉居

# 目 录

## 上篇 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工具及其成长

<b>第一章 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b> .....	3
一 人类学的学科本质精神与研究领域的扩展 .....	3
二 经济人类学的形成 .....	7
三 经济人类学的意义与地位 .....	21
<b>第二章 结构与功能分析的演化</b> .....	36
一 功能分析在经济人类学中的引入 .....	36
二 功能分析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深化与拓展 .....	40
三 功能分析的理论基点与反思 .....	44
<b>第三章 制度视野与实体分析的转折</b> .....	54
一 波兰尼与实体分析 .....	54
二 实体分析的兴起 .....	60
三 实体分析的主要理论范畴 .....	62
<b>第四章 经济学理论在人类学场地中的运用与演化</b> .....	73
一 经济学理论工具与形式分析 .....	73
二 形式分析的队伍构成 .....	76
三 形式理论的特征和意义 .....	79
<b>第五章 马克思理论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拓展</b> .....	90
一 马克思理论的再理解和再发现 .....	90

二	经济人类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 .....	95
三	经济人类学中马克思理论的运用趋向 .....	105
<b>第六章</b>	<b>精神分析在经济人类学中的扩散</b> .....	<b>109</b>
一	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和要义 .....	110
二	精神分析对经济人类学发展的理论意义 .....	114
<b>第七章</b>	<b>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模式与分析模型</b> .....	<b>123</b>
一	经济人类学成长中的形式—实体论战 .....	123
二	经济人类学学派与理论模式 .....	130
三	经济人类学的分析模型与理论重构 .....	135

## 下篇 经济人类学的分析范畴

<b>第八章</b>	<b>经济过程的生态基础</b> .....	<b>149</b>
一	生态问题的本质 .....	149
二	生态模式与经济进程的演变 .....	156
三	生态危机的社会性表达 .....	163
<b>第九章</b>	<b>生产力基础与社会经济类型</b> .....	<b>172</b>
一	生产力的性质与流动 .....	172
二	群体性生产力与血缘交往框架中的经济表达 .....	178
三	个体性生产力与地域交往结构中的农业社会 .....	182
四	现代世界体系中多元经济类型 .....	188
<b>第十章</b>	<b>经济交换与民族社会</b> .....	<b>205</b>
一	交换含义的表达及其拓展 .....	205
二	交换类型与社会结构的差异 .....	209
三	交换与共同体:内部性与外部性 .....	223
<b>第十一章</b>	<b>交往工具与符号涵义系统</b> .....	<b>233</b>
一	经济的社会性关联与价值悖论的展现 .....	233
二	价值与货币的本质探析 .....	242



三 货币符号象征的制度文化意义 .....	252
<b>第十二章 消费与文化主导价值 .....</b>	<b>269</b>
一 消费与文化关联性分析的理论进路 .....	269
二 日常消费中的文化意义与消费时尚 .....	277
三 文化消费的历史转换 .....	286
<b>第十三章 经济行为与文化模式 .....</b>	<b>293</b>
一 理性与经济行为 .....	293
二 渔猎—采集经济文化模式中的经济行为 .....	300
三 以自我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私有制框架下的经济行为 .....	302
四 现代社会中理性与经济行为多元化存在 .....	311
<b>第十四章 经济过程中的制度构建 .....</b>	<b>316</b>
一 人类社会的文化存在及其内在的制度性要求 .....	316
二 经济过程与制度要素 .....	321
三 制度要素的性质分析 .....	325
四 国家的经济参与行为方式及其选择 .....	330
<b>第十五章 资源博弈过程中的民族性要素 .....</b>	<b>339</b>
一 民族概念的歧义性 .....	339
二 经济过程中的民族同化与认同 .....	347
三 民族性要素在资源博弈中的运用 .....	363
<b>第十六章 经济与社会的总体性 .....</b>	<b>373</b>
一 区域经济活动中的民族差异 .....	373
二 非一致性发展中的民族特殊性 .....	377
三 区域性民族分工与交换利益的差异 .....	388
<b>参考书目 .....</b>	<b>394</b>

## 上 篇

# 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工具及其成长



# 第一章 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

## 一 人类学的学科本质精神与研究领域的扩展

把人视为类的存在是人的社会性发展产物,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已经成为一种经验存在的观念反映。尽管人的社会性存在和人的类整体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最本质的规定,但人的具体历史实存,及其对这种存在关系本质的理解,却始终限于一种狭隘的片面状态。

人的社会性的存在和发展,首先表现在人的群体性生存中。这种群体性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刚摆脱了动物界的人类,只能聚集起个别力量为一个整体性的力量,才能和自然相对立而获得自身的发展。然而,在这种以血缘氏族组织为最初制度框架的群体性联合中,人们从未能通观世界,也从未把“人类”视为同一整体。在血缘纽带的维系下,个体追溯他们的血统直至某个共同祖先。这样,人的社会本质的同一性仅在血缘共同体的意义上得到体现,个体也仅在这一框架内才实现了相互的认同。

在人类社会进入农业时代的数千年中,人的历史实存关系从血缘扩展到地缘,即人对自己类本质的认识超越了直接关系的认同,而代之以一种更为广泛的、对间接关系的认同时,便展示了人从“自然共同体”到“社会共同体”的发展,演化成了人类文化体系相对独立的地域性发展格局;以往在群体性联合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个人独立发展的能力也得到了普遍的确立。但是,这种个体的发展,却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认定,仅只提升到一个地域框架的水平,而囿于依附性的意识与社会框架中,从而形成了自我中心的历史观。在这种历史认识模式的主导下,当不同人类共同体以“非类”和“异己”来加深和强调对同类其他成员的相异性存在的感受时,也就理所当然地剥夺了他们作为“人”的发展权利和存在理由,并为“社会上的

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sup>①</sup>,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从而完成了使人的差别合理化的精神努力。十分明显,这种可以暂时令人满意的、用以解释这种相异性的思想,给人类社会进程带来了沉重灾难,使竞争、冲突、暴行和人类的自我戕害,成为了人类社会每一个进步和发展的代价。

“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现代社会,<sup>②</sup>使各个民族从以往狭隘性的地域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一根本性的历史变革,实现了以个体发展为基点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转变。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一个由基础性生产所导向的全面的社会化过程。一方面,在一体化的转向中,经济上久已成熟发展起来的个体独立能力得到了社会意识的确认;另一方面,在个体发展的基点上,人们又得以普遍地从“类”的角度,来观察人的存在的问题,同时把“人生而平等”的观念,确立为整个社会最基本的伦理基础。就在这种以个体发展为基点的一体化进程中,每一个人既出于不同的民族体,又在世界统一框架中,每时每刻体验着民族差异和民族特性。

人类片面性历史存在的狭隘框架,一方面使人们对自身及其类本质的认识和理解的精神努力的成果(如历史学、哲学等等的学科体系),从一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在人生而平等的伦理基础上所产生的、试图使人的差别合理化的理解努力中,也使自己不得不同时面对由这种社会联系而带来的一切具有人性的存在,而从内心产生出深刻的情感忧虑。正是这种忧虑,催发了人类学的产生;也正是现代社会的“世界历史”性质,为人类学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这一“基础”的含义在于:以世界性的统一框架,第一次为人类全面实现自我理解及其对类本质的认识提供了可能,使人类学成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展望并获得变易的方法。依凭于这种新的基点,人类学学科的基本精神,旨在描述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机理;揭示不同人类共同体的特征和类型;比较各种民族间的异同及其社会关系;分析文化的传播和相互的渗透与融合;解析社会制度和阐释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等等;最终归结到了在人类的广泛差异中寻求类存在本质的学术努力上,为人类的自我理解 and 自我复归开拓了新的方向,也使人类学具有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

弥补以往不同社会科学学科缺陷的潜能。但是,也正是人类历史实存发展的这种复杂性,使得人类学的这种潜能并不具有直接的现实必然性,而是一直沿着崎岖的道路行进,甚至一度陷入背离学科基本精神的歧路。

如由体质人类学、进化论史前史和对各民族进行的心理学研究尝试等三个方面的汇合,曾一度引起人们对一种民族优越性的研究,在从研究显赫的祖先,到断言其为至高无上的道路上,滑落到自我中心论的历史认识观中。又如,人类学在极具局限性的、片面的、单一直线型的进化史观的认识论引导下,从一开始就以时间进化论的构想为基础,把共同体以外的“非我”事先放置在历史长河的“原始”一端,以确立现代“我类”一端的文明优势。其对“非我”在时间上的排拒(temporal distancing)造成时间的空间化(patialization of time),使其整个研究的大前提表现为,把“他们”作为“我们”人类的过去来研究,而不是关注“他们”存在的现实意义;“他们”的现实状况必须翻译成“我们”的过去,才能获得其存在的意义。<sup>①</sup>这种对学科基本精神的背离,进一步把人类学挤压到局限于对“原始”人群或“低级”社会研究的狭小范围,把对人类自我理解具有重要意义的人类学,歪曲成似乎远离我们的现实存在的、对人类发展难以产生实际作用的奢侈的“贵族学科”;形成了把人类整体的一个部分割裂出去,来强调和塑造自我历史的优势和合理性的学科语境。

毋庸置疑的是,回归学科的基本精神,一直是人类学自身发展的潜在趋势。而在现实的发展中,人类学又以其研究领域的加速扩展,来趋近于这一潜在的趋势。而当人们从社会存在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的含义,看到了“文化是一套生存机制,但文化也给我们提供实在的定义”时,<sup>②</sup>便以“社会”与“文化”的重合,使原来的“文化人类学”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这一新名称,以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扩展性,构成人类学研究最主要和最活跃的领地。从其学派的发展和国外大学的人类学课程开设来看,它已以加速衍生的学科分类组成了庞大而壮观的阵容。

<sup>①</sup> 参见刘禾:《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载《读书》,1996年第8期。

<sup>②</sup> [美]罗伯特·F.墨菲著:《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王卓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页。

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对其进行“原子”式的学科划分,可以排列出:

- 理论人类学(Theoretical Anthropology)
-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
- 人性人类学(Humanistic Anthropology)
- 心理人类学(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 行为人类学(Behavioral Anthropology)
- 宗教人类学(Religious Anthropology)
- 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
- 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
- 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
- 法律人类学(Law and Anthropology)
- 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 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
- 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
- 都市人类学(Urban Anthropology)
- 医疗人类学(Medical Anthropology)

按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角基点分类,可分解为:

- 进化论人类学(Evolutionism Anthropology)
- 传播论人类学(Difusionism Anthropology)
- 功能主义人类学(Functionalism Anthropology)
- 批判或历史学派人类学(Critical or Historical School Anthropology)
- 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 Anthropology)
- 认知人类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
- 符号人类学(Semiotics Anthropology)
- 象征人类学(Symbolic Anthropology)
- 阐释人类学(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 现象人类学(Phenomenalistic Anthropology)
- 激进主义人类学(Radical Anthropology)
- 形式主义人类学(Formalism Anthropology)
- 实体主义人类学(Substantialism Anthropology)

以其研究的技术手段划分,亦有:

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

计算机人类学(Computer Anthropology)

此外,尚可加上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经进一步细化或专门化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等等。总之,这样的学科归纳远非一个完整的系列,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完整的系列。而经济人类学正是在这个系列的开放性扩展中,逐渐成长起来的。

## 二 经济人类学的形成

从术语的角度来说,经济人类学的历史很短。<sup>①</sup>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兹在1952年,吸收了弗兰克·奈特对其1940年发表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的批评观点,对原书修订再版为《经济人类学:比较经济研究》后,使“经济人类学”得到了首次使用。但以实体主义学派的创建者而著名的卡尔·波兰尼,在经济人类学的成长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20世纪60年代,以其为领军人物的“形式—实体”的论战,把经济人类学确立为一个值得理论关注的独立学科领域;1971年经济人类学学会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学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时代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人类学的批评性论战,指向了跨文化的、比较分析的场地,即趋向于解释不同社会中的经济是怎样和为什么采取了特殊的形式,维系其基本的结构,或变化到与其先前的存在有着性质区别的形式中。这些学者在不同的情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之光中,从文化的整体性上,提供了一个进行“经济”比较的视野,并解析“经济”的结构。在人类学场地中,经济人类学因此而成长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分支学科。

在人类的历史实存中,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

<sup>①</sup> 参见[英]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E-J,陈岱孙主编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8页。



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①</sup>。面对如此基本的事实,以致人类学家无法避开对它们的讨论。基于此,经济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并在力图解释不同民族的社会组织的方式和机制的过程中,展示出其基础性的作用。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聚焦点是在民族层面上所展开的社会经济活动,它既内蕴着对经济的文化解释,又深刻地拓展着对文化事项的经济分析。因此,表达这些理论内容的经济人类学以及诸如“民族经济学”等相关词语,并非一个充满了张力的、拼凑的新词,而是一个具有深厚渊源的历史存在。它的理论传统溯源于经济学和民族学/人类学两大场域。

经济学是民族经济研究最初立足的重要场地。尽管在今天的肤浅印象中,经济学是一门教人发财致富的学科,但事实的真相是,经济学是在经济的社会关联性中才得以展开和形成的。中文“经济”一词的最初含义是“经邦济世”,透出了把物质生产的行为、过程与结果视为社会管理和控制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的意向。“经济学”一词在古希腊得到最初表达时,Oeconomicus 也仅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而亚里士多德把它引到所有物或财富这种更为具象化的对象上。<sup>②</sup> 威廉·配第则以“政治算术”之名,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最初理论基石,由此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在很长时期中的聚焦点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而非财富的生产本身。“对历史的分析,对社会整体性的理解,对道德哲学、社会价值及理想的社会秩序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介入和社会实践的论述”<sup>③</sup>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的四大重心。由此形成了经济分析的两个基点:一是手段—目的的分析,一是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所引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果,也就是“经济”对维系社会存在条件的寻求和努力。在后一个基点上可以看到,社会由不同的人类群体所组成,当人们以民族分类的方法来归属这些不同的群体时,民族就成为了不同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而,经济分析在本质上就是“民族”的。

---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② 参见[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7页。

③ [加拿大]文森特·莫斯科著:《传播:在政治和经济的张力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正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